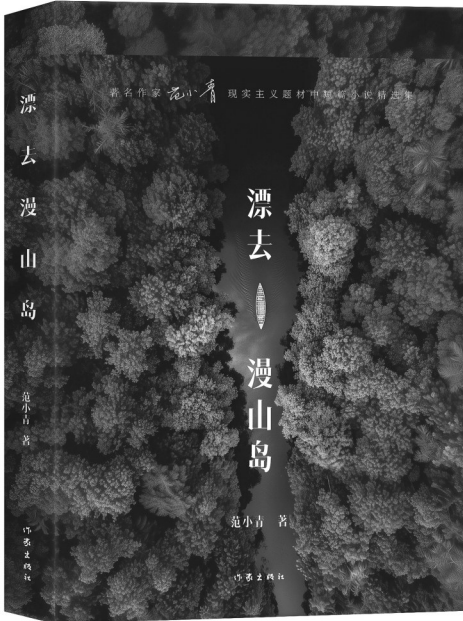


为什么一定要去旅游呢



《漂去漫山岛》范小青 著 作家出版社

我是个无奈的爸爸,生活所迫不得不经常外出,但我不喜欢外出。可现在女儿放暑假了,老婆又特意休了年假,这架势就是我不去也得去了。

但是我拖拖拉拉,没有热情。起先老婆为了哄我答应,态度尚可,轻言细语,说了一堆亲子游的重要和必要,又说了老师和学校的布置等。可她是个急性子,说了两次,见我腻腻歪歪,推三阻四,很快就失去了耐心,露出了真面目,开始上纲上线,说我是存心不想和她们母女外出,说我心里根本就没有她们娘儿俩,更难听的话,暂时还忍着没有说出来,但我已经听出来了。并且她历数了前几次的情形,我很吃惊她对往年的事情竟然也记得这么牢,简直就是欠债人打的欠条一样清楚。这样的人适合秋后算账。

前年我说单位接了多笔大单,大家都不能正常上下班,要加班加点,所以完全不可能允许我请假,我敷衍说,明年吧,明年一定。

明年就是去年。去年很快又到了暑假,结果是我妈病了,病得还很重,说是想见我一眼,估计也是最后一眼了。我得回老家看这一眼。我又对老婆说,明年吧,明年一定。

去年的明年就是今年。今年我又要找借口推托了,我老婆对我是了如指掌。

今年我老婆是早做准备,了,日积月累已经拿住了我这么多的把柄,且看我还能有什么花样反翻出来。

我鉴貌辨色,掂量了几下,确实不敢再有花样经了,因为我知道,今年再推明年的话,我老婆恐怕不会放过我了。早在女儿学校组织春游的时候,她已经给我打过预防针了,到暑假开始前,她的情绪刚好积累到了火山爆发前的那个温度和压力。

我不再想方设法躲避了,我投降了。我说,说说吧,怎么个去法?因为旅游有各式各样的,跟团的,自驾的,自行的,自组的,我不能擅自做主,不请示肯定不行。我一松口,我以为我老婆会立刻喜上眉梢,马上跟我讨论具体行程,却不料,我老婆听我说了“怎么去”,她的口气仍然是阴阳怪气的,反问我,这你还要问我吗?

我不明白我都答应了,她还有什么不高兴的。我曾经听我的长辈们说过,从前他们对于“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这真是一个真理。这么多年来,我就是这样维护真理的。

我想了想,小心翼翼地说,报团吗?我老婆瞄了我一眼,仍然是反问句式,不然呢?

其实我心里是最厌烦参加旅游团的,我不喜欢和一群陌生人挤在一个大巴上昏昏欲睡,然后傻子似的跟着一面小黄旗,同到一个景点,摆pose拍照,吃饭的时候一边喊喊喳喳,一边眼睛像射箭筷子像雨点,动作慢一点,或者姿态高一点,不跟他们抢,那最后就只有剩个盘子我来舔。还有最不堪的是到购物点购物,不堪到我都不想说了。

旅游真有那么讨厌吗?你以为呢,要不你试试,每天如此,不疯才怪。但在我老婆面前,我也没敢多说,我只嘀咕了一句,说我不喜欢那样。

我说出来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提供给我老婆攻击我的炮弹,这会儿我都没说我不喜欢什么,她已经开腔了,说,也有不那样的呀,也有不和别人一起的呀,这你最清楚呀,私人订制,专门为一家人服务的旅游,飞机头等舱,高铁商务舱,接送豪华车,住五星级宾馆,吃海鲜大餐,你去吗?

我只好闭嘴。私人订制,那不是我们的菜。所以,哪怕有一万个不情愿,我也只能和一群陌生人凑

成一堆。

见我再无话可说,我老婆知道这一次能够成行了,她一边开始筹划出行要带的东西,一一记在手机上,说免得到时忘了;一边却又说,看到大街小巷那些旅游的人,跟着那个导游,眼神都是涣散的,不聚焦。

我不知道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试探我吗?可我不是已经投降了么,还有什么可试探呢,要不她就是在试探她自己。

她见我不接她的话,又来气,说,难道你觉得那种有意思吗?

我不敢贸然回应,她善于引诱别人犯错,我不上她的当。倘若我见她情绪不佳,就顺着她说“没意思”,那正好又撞在她的枪口上。

其实说到底,我是了解她的,别看她认真地考虑着出行的计划,显得很兴奋,其实她自己根本就不想去,比我还抗拒。一直舍不得用的年休假,她是想用来睡觉的。

所以这个事情现在换位了,从她积极建议变成了我积极落实,既然要由我来推进了,我就要请教下一个关键的问题:去哪儿?

我老婆朝我翻个白眼,我不理解她的意思,难道她是在说,祖国大好河山,可去的地方太多了?等了好半天她也没有说出去要哪里,最后丢出一句,问女儿吧,我们是陪她去的,看她想去哪里。

平时都是她包办女儿的一切,不许我插手,嫌我不配她女儿。这次却把征询女儿意见这么大的事也丢给了我,可见她自己是多么不重视出行这件事情,多么地不愿意提起这个话题,尽管从前年到去年,从去年到今年,她一直在重复这个话题,等到话题真的摆到桌面上,她却逃开了,一副与己无关的腔调。

我就去问女儿,女儿在自己房间,听到我推门,鬼鬼祟祟地将什么东西藏起来。我只作不知,谁会没有一点自己的秘密呢。我说,我和你妈商量好了,我们出去旅游,你想去哪里?

女儿说,随便。话都让她妈给说掉了,这宝贝惜字如金。我再换个问法,意思还是那个意思,我说,宝宝,你想一想,有没有你特别想去的地方。

女儿说,没有。再反过来问,有没有你特别不想去的地方。没有。

我这才反应过来,也才明白了自己是有多迟钝,原来女儿也不想出去旅游。

这就奇怪了,总共三个人,没有一个人是想出去旅游的,那为什么还一定要去呢?

我一下就骨头轻了,觉得这事情可能还有转机,或者说我还有机可乘,我重新看到了希望,赶紧把问题提出来,供我老婆重新思考。可我老婆根本用不着思考,她当即理直气壮地反问我,你见过不带孩子出去旅游的家长吗?

我回答不出,因为不带孩子旅游的家长,我一时还真想不起来。老婆并不需要我的回答,她自己早有答案,再一次气呼呼地批评我,说人家都去了好多次了,人家每年暑假都去,寒假也去,长假也去,小长假也去,你表姐发的朋友圈你没看见吗?我舅舅那一大家子祖祖孙孙的一年要出去好几次,到一处晒一处,我的同事也一样,难道你同事不是这样吗?你自己排一排,看有哪个正常的家庭假期不带孩子出去旅游的。

我老婆的意思就是,一个不带着孩子旅游的家庭,是不正常的,是要被人怀疑的,这样的家长是要被指责的。所以为了显示自己是正常的,家庭也是正常的,我只能再次认输。

本来是我老婆提议,为了女儿才出行的,结果她们不管不顾,把具体任务交给我了。我也不敢再多问她们的想法。即便问了,也是“随便”。

幸好我朋友多,老蔡也是搞旅行社的,我咨询了他一下,他先是“嘻”了一下说,你还问我?然后又理解了,说,哦,明白,只因身在此山中。然后一下子推荐了好几个方向,看到老蔡发给我的几十条旅游热线中,有一个“海岛三日游”。三日尚可,时间再短的话差不多就是本地游了,我若是选择本地游,我老婆肯定又会批评我。

老蔡说你时间不想太长的话,这是最理想的线路。老蔡还说,你定好出发时间,到时如果我走得开,我陪你们去。

我受宠若惊。老蔡这么说了,我反而希望他那个时间走不开,已经有老婆和女儿两个大麻烦了,我不想再添什么负担了。人家老蔡这么热情为我考虑,我却嫌他是个负担。但是难道不是负担吗?

择日不如撞日,我估计老蔡撞不上我们出行的日子。我向两位女士报告“海岛三日游”,她们都没有反对,也没有很赞成,情绪稳定,就像每天女儿上学,我们上班一样,你说会欢欣鼓舞吗,当然不,但不去行吗,也当然不行。

就这样我们终于等到了出发的那一天。

辛弃疾为何去北固亭怀古



内容简介

本书以历史中的十二个地名(蔡州、钓鱼城、鄂州、上都、益都、泸州、襄阳、大都、丁家洲、临安、崖山和零丁洋)为线索,自1234年“端平入洛”开始,一直写到1279年南宋灭亡,时间跨越了近五十年,力求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情境。

南宋庆元六年(金承安五年,1200年)夏,适逢金章宗完颜璟生日,南宋依照惯例派遣了一名叫赵善义的官员使金贺寿。这位贺金生辰使在归途中因为外交礼仪的琐事与金国随员发生了口角,争执不下时口不择言,竟威胁要联合蒙古夹攻金国;尔方为蒙古部落所扰,何暇与我较?莫待要南朝举兵夹攻耶!

自靖康之变(1127年)以来,武力威胁素来都是金人的专属行为,没承想这样的话现今竟然出自南宋使节之口。赵善义虽然因为失言被免官,但“发泄的却是南宋朝野久被压抑的复仇情绪”。

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在宋高宗赵构与秦桧的主导之下,宋金双方订立“绍兴和议”。从此,南宋政治进入秦桧专制期。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居相位长达十九年的秦桧去世,主战派重获生机。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五月,宋孝宗赵昚绕开太上皇赵构与主和派大臣,对金国不宣而战,史称“隆兴北伐”。北伐仅历时十八天,便以宋军的“符离之溃”而惨淡收场。

“符离之溃”后,南宋虽被迫签下“隆兴和议”,与金人保持了四十余年的和平,但复仇与北伐的倾向却渐有压倒主和之势,成为南宋朝野的主流政治思潮。

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韩侂胄罢黜政敌赵汝愚,总揽南宋军政大权。为了挽回因庆元党禁而失去的人望,《宋史·韩侂胄传》记载,有人劝“立盖世功名以自固”,于是韩侂胄以主战派领袖自居,宋宁宗纳其议,追封岳飞为鄂王,削夺秦桧王爵,崇岳贬秦,韩侂胄不断在朝野营造北伐的舆论基础。韩侂胄的所谓主战自然有政治投机与操纵舆论之嫌,但也的确契合了当时的深层社会心理,得到了陆游和辛弃疾这两位北伐意见领袖的某种支持,陆游甚至还曾写诗“身际风云手扶日,异姓真王功第一”,为韩侂胄祝寿。

正是在此种狂热主战的社会气氛下,才有了贺金生辰使赵善义的“大言不断”。

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北伐大军分东、中、西三路攻向金国,拉开了开禧北伐的帷幕。不宣而战造成的突然性,让宋军在战争初期手风极顺,连连攻城拔寨,特别是勇将毕再遇仅带了八十七人就一举拿下了泗州城。

泗州大捷的消息传来,韩侂胄感觉收复中原指日可待,便奏请宋宁宗于次月下诏北伐,正式对金宣战。

不过,这次开禧北伐的所有好运和豪情似乎都留在了前两个月。几乎就是在宋宁宗的北伐诏书颁布之后,败讯便如雪花一样向临安飞来。

开禧北伐之败自然与韩侂胄的乱政有关,从一开始,他的收复大计便动机不纯。因动机不纯导致战备不足,精力多花在舆论准备之上,真正的战备时间不足三年;因动机不纯导致轻敌,韩侂胄一党深信金国乱亡在即,金军不堪一击,即使宋军准备不足,北伐胜利也是唾手可得;因动机不纯导致用人失当,韩侂胄一心想独占收复之功,看重的多是跟着他高喊北伐口号的逢迎之辈,反倒是辛弃疾这样的知兵之人被刻意晾在一边。

不过,从根本上来说,开禧北伐之败可能还是缘于南宋实力不足。当时金国处于金章宗的统治末期,尽管国势不振,但金章宗在位期间好歹也有明昌之治,国力的底子还在,人口数量正处于巅峰,“不战自乱”只是南宋文人的幻想罢了。在军力方面,金军固然不再是那支当年“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盖世强军,但此时还未经蒙古大军的摧残,主力尚存,完颜宗室也还有一批名将在世。

而在南宋这边,即使是像辛弃疾这样的激进主战派,对仓促开战也不以为然。辛弃疾对北伐的时间有“更须二十年”的说法,他的政治主张与其说是尽快北伐,不如说是希望朝廷卧薪尝胆,尽早做好包括练兵、情报、财政等方面的战争准备,而不要得过且过,因循苟且。开禧元年(1205年),也就是北伐前一年,辛弃疾还写下了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借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北伐惨败表达了他对时局的担忧:“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